

乡愁大理

## 成长在父亲的肩膀上

■ 邓庆雄

每逢年过节，家人围坐在一起话家常，常常说起过世的先人。

记得有一次，妻子问我：“父亲长什么样？”我随口答道：“高高的个儿，脸有点清瘦。”

她又对我说，能不能讲得具体点，我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怎样向她描述父亲的模样。毕竟，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岁。换句话说，从我呱呱坠地时算起，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仅有十年。十年啊，相对人生，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

我是在父亲跨入五十岁时出生的，按我们那里的说法，叫作老年得子。对此，父亲常常向外人夸耀，而对我，他也显得格外地看重和喜爱。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下地干活、野外放牧，或者是赶街、走亲访友，父亲都喜欢带着我。走在稍微平坦点的路上，父亲常常把我抱起后高高举起，放到他的肩膀上，一边走一边逗着我并跟我说着些什么。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天竟出人意料地下了雨，这时，如果没有带着雨具，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衣裳裹在我身上，并把我抱在他怀里，冒雨前行。在此过程中，我一边忍受着来自父亲衣服上的浓浓的汗味，一边享受着从父亲身体上传导来的温暖的感觉，父亲粗重的喘息声和沙沙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响在耳边，不知不觉中，那声音慢慢变成催眠的音乐，渐渐把我带入梦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雨停下来了，父亲把还在睡梦中的我叫醒并放了下来，我蹲坐在石头上，睡眼惺忪地看着父亲拧干衣裳上的水，重新穿回身上。此时，太阳从云层间露出了脸，阳光如贴身的雨丝般洒落下来，站在阳光

里的父亲好像头顶白云，就连他坚实的肩膀都要高过远处座座山峰。

在我的印象中，除种庄稼或收庄稼的时候，父亲就在家呆一段时间，其余时候大都不在家。我问母亲父亲怎么总不在家，母亲说，是生产队派父亲到外地搞副业去了。我当时不懂得母亲所说的搞副业是什么意思，但猜想可能也是大人们做的什么大事。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到一些地方下乡或出差，在与当地的老人闲谈或闲聊时，无意间了解到一些建筑、一些工程，当时作为石匠、木匠的父亲也参与过建设，付出过艰辛和汗水，这其中就包括波涛汹涌的澜沧江上一些桥梁的修建，这也就是当年母亲口中所讲的父亲搞的“副业”。每当我乘车或步行通过这些桥梁时，心中总有一种蹿过父亲足迹般的亲切、自豪和感慨，眼前也常常闪现出父亲当年挺拔的身影。

相对于哥哥姐姐，父亲对我疼爱有加，如今想来，他的疼爱甚至有些放纵。那时候，公社的商店里也没什么玩具，当然，即使有也买不起。看到周围的小伙伴有玩具，我羡慕极了，哭闹着要玩具。没办法，父亲便抽空空砍一根竹子，用竹条给我制作了小弓、小弩，用小木头为我制作陀螺、木偶，到雨季的时候，到梨树下捡几个被风吹落的青梨，还给我制作水车、水碓，并示范着玩弄。我模仿着玩耍，很是开心，此时，我快乐的心情常常反射到父亲的脸上。耕种的季节，位于我们家下面河边的小坝子里，几驾牛便开始比鞍般的犁田，我家饲养着的一公一母两头水牛，也在其中奋力地拉着犁，而那驾犁的人便是父亲，由于两头牛和父亲相互熟

悉，拉起犁来，很是妥当，不像其他的牛，不时时进发牛脾气，导致犁田的活路时不时被迫停下来，引得驾犁人大呼小叫，棍棒声声随即响彻河边。不一会儿，父亲把持的那驾犁旁边便躺满一溜溜闪着亮色的土块。在田间玩耍的我看着两头牛稳当地拉着犁，觉得好玩，吵嚷着要爬到牛背上，父亲拗不过，就把我抱上牛背。在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牛背上趴着的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而父亲却一脸高兴。

那个年代，公社电影队来大队上放映免费的广场电影，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每当遇到这样的好事，太阳一落山，男女老少便焦急地等待着生产队长作出提前收工的决定。草草吃过晚饭后，父亲就领着全家人迫不及待地赶往大队放映电影的广场上。由于我们家离大队驻地比较远，我们赶到那里时，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便十分自然而又娴熟地把我抱起举过头顶，随后稳稳地放在他厚实的肩膀上。由于父亲个子比大多数人都高，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总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大截，周围的人们特别是年纪与我一般大的小孩，常常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看着电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自豪了。电影放完，在大家寻小孩、小孩找大人的呼叫声中，母亲打着火把走在前面，姐姐和背着我的父亲跟在后面，我紧贴着父亲的后背感受着呼风的风在弯弯的山道上向黑暗里的家的方向行走，不知怎的，当时，我总希望回家的路能远些，再远些。

记得我第一次踏入学校大门的那天，早饭后，一出门，父亲就把我举过头

顶，像往常一样叫我坐在他的肩膀上，一边走一边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是小学生了，以后爸爸妈妈背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好走的路、不好走的路都要靠自己走。我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算是应答了。父亲嘴上这么说，但还是时不时抽空在我上学时送我一程，或在放学的时候在半路上迎我一段，而且总喜欢一碰面就把我抱在怀里，还像过去一样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一边走一边摇晃着我，并自言自语地不断重复：“老年得老子，老子喂老子；老年得老子，老子喂老子……”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在被父亲一次次拥入怀抱，一次次坐在父亲肩膀上的日子中渐渐长大，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又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当我刚要升到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从外地搞副业的地方回来了，好久没见到父亲的我高兴极了，但感觉父亲这次明显与过去不一样，脸色灰灰黑黑的，比原来消瘦多了，连走路都有点摇晃。母亲说，父亲病了。第二天大清早，父亲在哥哥的陪伴下到公社医院，天要擦黑的时候，哥哥搀着父亲回来了。听哥哥对母亲说，一路上父亲不知歇了多少次，父亲的病医院里没有检查出什么，医生嘱咐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说是在家休养，但父亲显然没有休养的样子，每天从早到晚不是做这样就是忙那样，总有做不完的活计。在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毅然决定为自己打造一座石墓，为家里打凿一口石缸。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强撑着病体，忍着病痛，早出晚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终于，石墓打完了，石缸打成了，父亲却瘫倒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

夏末的一天夜里，父亲如一根燃尽的蜡烛，熄灭了最后一点光亮。那夜，天，感觉格外地黑！

父亲平生达观而开朗。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就在他去世前的那几天里，也时不时地和前来看望他的人开玩笑，瘦削的脸上全然没有一丝悲伤，生与死的问题好像跟他没有多大关系。

听母亲说，父亲走前已经把他身后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如请谁帮忙主丧，向生产队借多少粮，并嘱咐母亲，他的遗体不要过夜，当天就出殡，能省一点是一点，免得一家子在他死后挨饿……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按父亲生前的安排和嘱咐操办了丧事。这，也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因为在我们那儿老人去世，他的灵柩一般要在家里停放一天。在母亲看来，父亲为家操劳了一辈子，付出了一辈子，但死后连一晚上都没能留在家里，真是愧对他！这些话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在亲戚和村子里的人面前常常说起。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父亲原来对我的那份爱默默地叠加在我身上。虽然生活中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身影，但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中，我读完了小学、读完了初中、上完了高中。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通过全州社会招考考试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基层的国家干部。如今，我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一路走来，我感觉父亲好像没有离我远去，我一直还在父亲的注视下，在父亲厚实的肩膀上渐渐成长，又在父亲无形的精神肩膀上渐渐长大成熟。

如果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知，会为我高兴的吧！

## 迎接夏天 | 丁成武

春天的最后时光  
太阳越来越忙碌  
阳光总在头顶晃荡  
空气变得紧张  
夏天的脚步近了

麦子 豆子 油菜籽……  
小春作物  
钻进粮袋，登上餐桌，拥抱肠胃  
走完了一生  
母亲说过  
这是一年中阳光比金子还重的时期

包谷 水稻 烤烟……  
大春作物  
急着赶到田间  
野娃和布谷鸟催着春天  
大地是他们的舞台  
父亲说过  
这是一年中汗水比雨水还多的时期

衰老和新生  
收获和播种  
在四月里  
躁动的田间  
不顾一切，迎接夏天

## 偶遇密社 | 淑淇鹃

如果我在黄昏时分赶到  
会听见青石板上马蹄声声  
数百年前的流水  
冲破山涧和深壑  
奏响风餐露宿的艰辛

门前亮起一盏盏昏灯  
为马和铜色的汉子照亮觅食的路  
翻山越岭的马队  
最美的景和最险的路  
都属于他们  
那支在历史一角踏响马蹄的队伍

如果我在黄昏时分赶到  
还有一阵细雨  
敲打秋天的马舍铺  
哀愁的马蹄消逝  
木窗前投下汉子们疲惫却热烈的身影

告别在黎明前发酵  
这条包容了马帮整个生命的古道  
用轻吟浅唱送行  
从风雨桥到凤凰桥的距离  
曲终人未散时  
他们走尽了一生沧桑

如果我在黄昏时分赶到  
桥边那棵横斜的槐树  
会不会和我一直伫立  
见证马蹄声消失在晨展的喧闹里

## 故乡的颜色 | 梁建美 杨金涛

有一种红  
你会说是红土 是落日  
而我说 这是王家庄  
这里  
孕育了红色信仰的萌芽  
走出了共产主义的先锋  
从红色文化广场到烈士故居  
我一路追寻着红色记忆  
仿佛听到了王氏三英雄的铮铮誓言  
也找到了  
他们成为革命志士的精神源泉

有一种绿  
你会说是绿树 是田野  
而我说 这是王家庄  
这里  
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这里  
履行了荒田因地利变为花果绿林的承诺  
从绿树成荫到瓜果飘香  
我一路追寻着绿色足迹  
仿佛置身于幽幽画卷中  
也找到了儿时记忆里的村庄模样

有一种白  
你会说是白雪 是月光  
而我说 这是王家庄  
这里  
传承着土陶制作的非遗技艺  
这里  
承载了祖祖辈辈的执着坚守  
从六道成碱到冬寒凝霜  
我一路追寻着洁白无瑕  
看到一墙墙雪白的碱田  
放出耀眼的光芒  
也找到了萦绕于心的悠悠乡愁

这缕红 这抹绿 这片白  
冬去春来 夏隐秋至  
描摹出我心中绚丽多彩故乡

## 残留的紫槐

■ 施福昆

老家附近有一条著名的紫槐大道。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这里变得如童话王国，游人络绎不绝。虽然工作忙，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去看看紫槐。

槐花盛放的时候，我们可以仰头拍照，看紫槐与蓝天相映。也可以拍远景，看紫槐大道笼罩一层紫色云雾的模样。槐花凋落的时候，这里没有悲伤，反而更加梦幻。路上落满了紫色的花瓣，我们轻轻走在上面，好像走在梦里。

紫槐大道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只有欢笑与美好。遗憾的是，今年不同往年，各种琐事、烦心事太多。随着季节的推进，我知道紫槐开放、凋落，但一次也没有前往。偶尔看到朋友分享的图片，我只是叹口气，心想等来年再说吧，现在实在没心情。

不知不觉，天气渐热，紫槐开花的时间已经真真切切过去了。生活中的难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心情倒是平复了许多。毕竟，世间的事哪能百分之百如意，能有一半称心，我们就该满足了。所有的得失与起落，或许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命中注定。

昨日，偶遇好友，她说不要辜负好

天气，建议一起去散散步。我们慢慢走，说起彼此的近况，感慨生命的无常。走着走着，居然到了紫槐大道。看着翠绿的叶子，我叹息说，今年终是没赶上紫槐。好友宽慰说，紫槐年年开，错过一次没什么。

我们顺着道路前行，偶尔抬头看看紫槐的树冠。突然，我一瞥瞥见绿叶中透出一点紫色。定睛看，树上居然挂着一小串紫槐花。好友也很开心，连连说没想到会有惊喜。这个季节，已经很少看到槐花，那串残留的紫槐好像是在专门等待我们这些迟到的访客。

我们都看过紫槐绚烂绽放的模样。紫色的花瓣连成片，像一团团巨大的祥云笼罩在道路两旁，十分壮观。如今看到这零星散落的小花，虽没有往日的规模，但这样倔强地挺立在枝头，让人居然感受到同样的震撼。我们站在树下凝望很久，才转身离开。

生活中注定充满纷纷扰扰，我们陷在其中，偶尔会失去方向，会错过美好。但是，世界从来都是两面的，当我们在忍受阴暗与忧伤时，不远处一定会与光明与希望。就像我们错过了槐花盛放的季节，却意外收获了在绿叶丛中残留的紫槐，带给我们微笑与温暖。

## 爱上春雨

■ 杨永誌

来得忽然，伴着雷鸣，伴着风声，春雨席卷而来。

湿透了树冠，湿透了路面，湿透了心坎。急速降低的气温，随雨袭击体肤。快速加衣，避免引来感冒不适。但欣喜的心扉，难以抑制向天仰望。是浓云笼罩天幕，是浓云缠住山峦，是雨帘模糊视线。朦胧的古城，接受春雨的沐浴与关爱。

撑起小伞，迎着雨帘前行。光洁的走道，雨水汇成小溪，带走积聚多月的尘埃，带走流连行人的身影。只剩下我一人漫步雨中，得天独厚地享受春雨飘落时，声声沙沙的欢笑，点点亲昵的狂吻；周身是耀眼的闪电，咆哮的雷鸣，叫人震撼天公敬献春雨的执著情怀。

继续前行，小伞几乎被风儿折断。只好收起敞开的小伞，尽情让春雨泼洒在衣服上。湿透我的发丝，滚落我的脸庞，盘踞我的十指。只为看到春雨深处，田畴的新颜，是否拥有移植的烤烟新苗的挺拔，新笋嫩绿眨眼的明眸。那是可喜的风华，雨滴挂在叶尖，亮晶晶地不愿离开，只因找到栖身的摇篮，无声中相互问好。

一望无际的雨幕中，乡村似乎是飘渺在云雨中的仙阁。见不到清晰的屋檐，听不到鸡鸣犬吠的声音。见到的是披上雨衣出门截流的身影，徜徉

在田间地头的小渠旁。仿佛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请别随机离开自家的乐园。该深情地絮叨絮叨相逢时，共聚的欢喜与眷恋的情感。

我不能离家太久，只好恋恋不舍中返程。见到遮阴网，遮挡了盆景享受春雨的滋养。立即放下黑网一侧，让墙内的天井，接纳春雨的欢闹。随后脱去湿透的衣服，毛巾抹去头上的雨滴，盛一杯春茶补给体内的热量，坐在走廊上静心欣赏盆景的风貌。

不一会儿，飘飞的雨滴，已经洒满树冠，还有深藏基部分枝上的绿叶。那些叶片上的雨水，避开风儿的羁绊，将高挑的枝头压弯了腰。偶尔弹跳一下，抖落布满身躯的雨水，轻盈地显露沐浴中的薄纱绿裳。也有盆景压弯了身子，如文竹弱不禁风的身段。只好起身帮助它抖落细碎叶子上的雨滴，移位室内，减轻春雨的太过溺爱。

而冬棕健硕的肢体，在春雨中更加傲然挺立。仿佛经历一场竞技，每一棵植株分外抖擞。强健的神态，似乎渴望春雨更猛烈一点，持久的干旱仅为岁月中极少的气象。知道春雨始终是不会忘记故土，能在急切期盼的时刻，叩门而来。因为小院里，有等待春雨的绿色伙伴。

春雨就这样来临，让我满心舒畅。

无征兆地，那株种了十余年的紫藤终于第一次开花了。这么多

年来，每一年春天，我对它莫不是充满了期盼，然而，毫无例外地，开花的希望一次次演变成深深的失望。我以为它为“花”一世，大抵是不会开花了。所以，当偶然间发现它细瘦的枝蔓上吐出一个小小的花蕾时，这一份突然的喜悦让我在高兴之余，又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疑心它只是紫藤的小芽，并不是花蕾。此后的几天，格外关注。那些小小的花蕾渐渐长大，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它确实就是花蕾——扁扁的、仿佛有鳞片，就好像是一只皮皮虾。

我高兴的同时便与家人开起玩笑，说是不是应该设宴庆祝一下？而家人们并没觉得有什么稀奇的，在他们眼里，紫藤开花与桃杏开花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春天嘛，百花齐放，紫藤开花不是很寻常的事么。我的惊喜，他们不懂。

早年，一部《紫藤花园》的播放，让我爱上了紫藤花。电视剧的内容我并不清楚，是母亲在追剧时，我偶然跟着有一节，没一节看了几集。我甚至不知道主角与配角的名字，我只记住了画面中满园的紫藤花是那么的美丽。

十多年前，我在街上办事，无意中瞥见一个花农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游走着卖花，车上有着一盆紫藤。我便骑

着电动车追了去，将它买下，回家便将它种植在大花盆里。从那时候，我就心念念地盼它开花。当时我们是住在单位宿舍里，并没有太多私人空间可以种花草。几年后我们乔迁新居，因为舍不得放弃这棵紫藤，便带着它一起搬进了新家，这株紫藤，从此便在我家四楼的阳台上生活了下来。阳台与外面的世界隔了一层大大的玻璃，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照进来，恰如温室，我以为紫藤会在这里生长得很好。

它一天比一天长大，渐渐地缠满栏杆。春天，紫藤的藤蔓上萌发出嫩绿的小芽，给小小的阳台增添了无限春色；夏日，紫藤已长成一片绿荫，给小家带来一片清凉，坐在阳台上喝茶，恍若置身于林间；秋天，紫藤的叶片慢慢开始变黄，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到秋色；到了冬日，紫藤便只剩下光秃秃的枝蔓，它静静地匍匐在栏杆上蓄势待发，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它在四楼的阳台上生长了八九年，为它室内增添了四季变化的乐趣。我给它浇水，盼望它能够早日开花。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它始终没有开花。它年年春天如期绽放的新芽都让我满心欢喜，我祈祷是花蕾，然而，随着小芽的展开，我知道自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失望之余，我不由得这么想：也许，这是一棵拒绝开花的树！

初入驻阳台的时候，紫藤长势喜



夏 爽

燕 儿 报